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183

B&S  
W&L

# 重构美学

著者 / [德] 沃尔夫冈·韦尔施

译者 / 陆 扬 张岩冰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构美学 / (德) 韦尔施 (Wolfgang, W.) 著; 陆扬, 张岩冰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5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书名原文: Undoing Aesthetics

ISBN 7-5327-2779-3

I. 重... II. ①韦... ②陆... ③张... III. 美学理论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6426 号

Wolfgang Welsch

## UNDOING AESTHETICS

Sage Publications Ltd.

本书根据英国塞奇出版公司 1997 年英文版译出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Wolfgang Welsch 199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0-116 号

重构美学

[德] 沃尔夫冈·韦尔施著

陆扬 张岩冰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05,0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779-3/B·132

定价: 18.00 元

## 译者 前言

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Iser)是德国新生代哲学家中的风头人物,以不遗余力地鼓吹后现代主义而蜚声学界。在他的众多著述中,1987年出版的《我们后现代的现代》是引人注目的学术著作,中译本最近亦将在北京面世。韦尔施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美学一往情深,在当今西方美学界中甚为活跃,除了这本《重构美学》,他的另一部美学代表作《审美思维》(1990),也已被译成英语。当然,韦尔施的美学非常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色彩。这色彩一是后现代,二是德国的思辨哲学背景。两者在怎样的程度上结合起来,本书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韦尔施曾在慕尼黑和维尔茨堡大学攻读哲学、艺术史、心理学和考古学。1974年获博士学位,1982年获大学执教资格。除此之外他或是教学,或是研究,或是作访问教授,在许多大学中留下了足迹。别的不说,1997年本书出版的时候他在马德格堡的奥托·冯·格里克大学任教,本书翻译的时候他的教

席已移到耶拿的席勒大学。在笔者写这篇译序时，又从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来了他的声音。韦尔施的英语讲得极其流利，流利到听起来完全就像母语。译者不知道这算不算国际公民的一个标识，但很显然，流动不定的职业生涯，在韦尔施看来恰恰也是后现代时代的一个特征。本书中他就讲到，在后现代社会，人老守在一个地方，实属不可思议。这话应当能给我们不少启示。

本书是英国塞奇出版社出版的“理论、文化、社会”丛书之一种。全书收入作者90年代发表的论文和讲演，作者说是进一步拓展了他1990年德文版《审美思维》中的视野，但是重点有所不同，是对美学重新作通盘思考。的确，就本书的书名 *Undoing Aesthetics* 来看，undoing 有拆解、取消之意。计算机中的 undo 命令，意思就是撤销。但是本书的主题其实不是简单消解或者说撤销美学，相反作者认为美学在当代社会中一方面是危机深重，一方面又是前程无限。简单地说，美学应当在消解之后予以重构，应当超越传统上它专同艺术结盟的狭隘特征而重申它的哲学本质，不但如此，它甚至可以是思辨哲学的基础所在。有了这等气势，谁还敢对它等闲视之？

美学在当代社会中危机深重，是因为审美泛滥无边，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韦尔施说，我们的

世界实在是被过分审美化了,美的艺术过剩,所以它不应当继续染指公共空间。相反在当代社会的新的公共空间中,艺术应是对全球审美化的中断,应给人以震惊,使我们被花花哨哨的美刺激得麻木不仁的神经,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另一方面,如今凡事一旦同美学联姻,即便是无人问津的商品,也能销售出去,原本销得动的东西,则是两倍三倍地增色。而且由于审美时尚特别短寿,又使潮流产品更新换代,如走马灯般替换,没有哪一种需求可以与之相比。不仅如此,那些基于道德和健康的原因而滞销的商品,借审美而焕然一新,便又重出江湖,复又热销起来。所以显而易见,审美泛滥是大众消费文化突飞猛进的必然结果,盖因美的氛围是消费者首选,商品本身倒在其次了。

韦尔施发现,当今审美化的流行不仅仅波及日常生活这一浅表层,而且它同样渗透进了更深的层次。如果说前者是花里胡哨的物质的审美化,那么后者就是声色不动的非物质层面的精神审美化。美学将不再仅仅属于上层建筑,而且属于基础。它的对象不再仅仅是一种“美的精神”,抑或娱乐的后现代缪斯,而且还是对现实的一种新的认知。这认知在本原上发端于一种审美的意识,这里“审美”所指并不仅仅是美,它更多指虚拟性和可变性,我们发

现,虚拟性和可变性正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所在。

现在清楚了,韦尔施要说明的,其实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审美本体论。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员在他们的知识追求中,同样早就意识到了审美因素的重要性。是以玻尔、狄拉克、爱因斯坦和海森堡在他们的关键段落中,都已经在用美学的语言来作论辩。甚至DNA结构的成功破译,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某种审美的假设:它的解决方法,必然是一种优雅的方法。由是观之,美学法则的变化,同科学革命竟有着因果关系。当人们面对“大爆炸”一类理论或者说不清的夸克故事时,除了认真将审美和虚构的因素考虑进去,几乎就束手无策。

韦尔施的这一类观点,极具人文科学的后现代自信。1958年英国科学家C·P·斯诺发表《两种文化》,断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互不相干的两种文化,鲜有共通之处。之后有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同样写了《两种文化》,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理当互通。但是我们似乎从来只听到人文科学标榜它同自然科学的缘分,反之除了身不由己,自然科学永远不屑于拉哲学或者美学点缀自己,宣称它的成果是哪一种伟大路线促成。1996年美国《社会文本》杂志刊载过物理学教授苏卡尔的一篇文章,称近年来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已经揭开西方主

流科学的神秘外衣，暴露了它隐藏在“客观性”之下的意识形态控制。文章引用从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到德里达、拉康、德勒兹和利奥塔等等的 219 篇文献，阐明物理现实正像社会现实，本质上同样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简言之，自然科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苏卡尔本人作为一名科学家，居然有如此高见，一时叫人文科学家欣喜若狂。可是不出一个月，作者再次亮相，声明说他那篇文章纯粹是要作弄《社会文本》，看看这家人文科学的权威刊物，会不会只因投其所好，就采纳他这样一篇胡编乱扯的荒谬之作。果不其然，可怜的人文科学！

好在韦尔施并没有把重振美学雄风的希望悉尽寄托在科学上面。因为除了科学家，他更愿意请尼采、海德格尔，特别是维特根斯坦来作他的理论后援。他强调说，倘若有人认为美学事关的只是次等的、作为补充的现实，那么今天我们正在认识到，美学是在基础层面上直接从属于知识和现实。传统的现实知识追根究底，力求客观，但事实是哲学认知中，审美的范畴诸如外观、可操纵性、歧义性、无根基性抑或悬念性，其实都是现实的基本范畴。对此韦尔施称之为认识论的审美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学将自己推进到了知识和真理的核心地带：它是哲学的主人而不是客人。应当说这类反客为主的逻

辑,很有解构主义的色彩。事实上德里达也是韦尔施欣赏的当代哲学家。

本书中有相当篇幅显示了德国哲学的思辨特点。一个例子是作者秉承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传统,就“审美”一词作条分缕析的概念解剖,分别列出该词感知的、享乐的、形构的、主观的、协调的、美的、艺术的、装饰的、情感的、美学的,以及虚拟的各种语义因素,逐一加以阐释。这样一种分析哲学的谨严,同天马行空的后现代作风并行,堪称奇妙。

韦尔施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是可以值得我们认真引鉴的。如就美学与伦理学的密切关系而言,他新造了“伦理/美学”(aesthet/hics)这个词。指出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包含着伦理的内容,两者在此后的漫长时日里,此消彼长,由相融到分离到再次相融。“美学”词源上推希腊语的“感知”一词,本身并不包含美和艺术的意味。与美学相关的审美,面对的也并非只有艺术,审美行为可以面向生活的各个层面。由是观之,就不存在专门守住艺术,一脚踢开伦理内容的美学。即便晚近一如鲍姆加登和席勒,其理论依然是建立在审美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这一出发点之上。所以,排斥内容、只要形式的审美态度,实践中既不可取,理论上也少有根据。审美的最终结果,依然是要改变异化的社会现实,提高人类生

活水平,其伦理目的不证自明。

当然,这绝不意味用美学来替代伦理学。韦尔施感兴趣的是多元化:美学的多元化、审美的多元化、艺术的多元化、学科的多元化,一路发展下来,走出传统美学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阈限,建立超越美学的美学已是大势所趋。总之,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和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的矛盾,而这将证明于每一种艺术本身的具体分析,同样也是足有成效的。

韦尔施对现代建筑特点的分析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他认为 20 世纪的现代建筑体现的不是本世纪的时代精神,它秉承的是笛卡尔以数学模式统摄人类生活的衣钵,完全是近代精神的翻版,并不具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异质和多元的现代性。而建筑与时代的不同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所谓现代性,其要义同样应当是多元的而不是整一的。

面对后现代与现代性的争论,韦尔施的看法是,这一争论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人们并不了解现代性本身内涵歧义纷呈。随时代变迁,“现代性”这个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17、18 世纪,它意味以数学的均一性统摄人类生活及精神的方方面面,而到 20 世纪,它反过来又认可并重视起多元化与异质性。这样来看,消除边界、面向多元的后现代不仅与现代性

前后承续,而且自身就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话题相关,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韦尔施在书中提出的后现代文化是听觉文化的观点。他指出视觉文化是理性主义的产物,19世纪是它的巅峰时期,往上则可以直溯古代希腊。比较来看,听觉文化的兴起可以说是电子传媒一路畅行之后的必然结果,它更具有一种后现代气质,固然它没有视觉文化的延续性和同质性,但是它具有电子世界的共时性和流动性。视觉意味什么?视觉意味光明、洞见、证据、理念、理论和理性。关于视觉怎样与理性合谋,支配了现代性的制度,韦尔施举了福柯《纪律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杰里米·边沁始建于1787年的“圆形监狱”,一种堪称完美的监视建筑。围着中央一个塔楼,囚室布成一圈。由于它们不同于早期的地牢,从外部充分采光,故中央只需一个观察哨,便足以将所有犯人尽收眼底。囚室中的一举一动,都有影踪可以追寻。

韦尔施指出,这类圆形监狱是欧洲惩罚制度的典型范式。视觉与世界的关系,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现:中央的一个眼睛,是一切形相的主人。不仅如此,发人深思的还有光,这启蒙运动的崇高象征,在这里的功能不是自由的媒介,而成为一个陷阱,一种监视的手段。愈多光明,愈多透明性,愈多

监视和控制。这便是边沁对视觉辩证法的天才开拓。对于福柯来说，它成了“启蒙辩证法”的头号范例。视觉至上和监视社会携手并进，彻底透明的社会变成彻底监视的社会。

韦尔施称后现代的听觉文化将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构想。它是人所期望的，也是势所必然的。不光出于平等计，在视觉称霸两百年后，听觉理当得到解放；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的文化将来以听觉为基本模式，方有希望。因为在科技化的现代性中，视觉的一统天下把我们一股脑儿赶向灾难，唯有听觉与世界那种以接受为主，不那么咄咄逼人的交流关系，才有力挽狂澜的希望。所以，面临堕落还是得救的选择，张开我们的耳朵吧。

虽然韦尔施最终是强调听觉和视觉文化的两相协调，而不是一味高扬两极中的哪一个极端，但是很显然这里韦尔施对后现代文化的看法，与美国后现代理论大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谓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从现代主义的语言中心走向今日视觉中心的观点不同。到底今天的后现代文化主要是视觉还是听觉的天下，我们似乎不必拘泥于理论的字面意义，因为韦尔施是用听觉指代感性文化，那是荷马的传统。听觉借电子媒体重振了雄风，不错，可是互联网呢？互联网上我们不是主要在看吗？事实上韦尔施充分

注意到了互联网对日常经验的革命性影响，就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亦有深入描述。作者毫不掩饰他对电子传媒的一往情深，但是，真实世界的一举手，一投足，一次意外的邂逅，一个美丽的笑容，不是因此更显出它们前所未有的魅力吗？作者这一提倡协调的立场，与后现代主义一般辩护人不遗余力、好走极端的作风，又是有所不同的。

1999年韦尔施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访问过北京和上海。在上海期间，他还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同仁作了一次座谈。座谈中他表达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认为可以就今日文化的后现代走向展开对话。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也不失为这场对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书是陆扬和张岩冰两位译者合作的结果。其中第一、二、七、八、九、十、十一章由陆扬译出，第三、四、五、六章由张岩冰译出。此外，书末附有陈泽环译的韦尔施写的小传一篇，交代自己走上哲学之路的由来，可以作为读者了解作者本人的一个窗口。

译 者

2001年1月3日

## 中译本序

很高兴我的《重构美学》正在走向中国读者。书中的文章驻足于审美现象的经验，这些经验大都是欧美的，也有一些是亚洲国家的。可惜，我写作的时候，手边没有中国的第一手材料，而中国不论对于当代还是未来的世界，都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所以，当我在1999年终于得到机会在中国访问数周时，看到我的思想怎样同中国的生活世界和心灵状态关牵起来，感到非常新鲜。

不用说，我对“中央帝国”感佩良深，感佩她悠久丰厚的历史，也感佩她生机勃勃的今天。中国的实验据我观察，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走向现代化步履坚实，堪称成功；一方面又努力保持中国的特色。两种倾向之间的平衡，各地当然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北京与上海之间，以及都市与城镇之间。我希望，在将来这两种倾向也清晰可见。两种倾向中的生活，都可见出一种后现代状态。

一些文章讨论了这类双重建构。“人工天堂”和“信息高速公路抑或一号公路？”两篇最为明显，其他篇章如“公共空间中的当代艺术”、“未来的城市”以及“走向一种听觉文化？”亦

然。我希望本书不仅能向中国读者显示西方思想的当代革新,同样也能帮助他们更进一步理解他们自己的世界。这便是理论的最终目的:让我们发现改善我们生活的路径。

在中国期间,许多朋友热情好客,使我的中国之行成为难忘的经历,在此我诚表谢意。我特别感谢陆扬教授,是他启动了本书的中文译本,他是一位认真的、忠实的译者。

沃尔夫冈·韦尔施

2001年3月于斯坦福大学

# 序

收入本书的讲演与文章出自 1990 至 1995 年。它们进一步拓展了我 1990 年德文版《审美思维》中的视野，但是重心被更新了。

本书的指导思想是，把握今天的生存条件，以新的方式来审美地思考，至为重要。现代思想自康德以降，久已认可此一见解，即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基础条件的性质是审美的。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其构成不是“现实的”，而是“审美的”。迄至今日，这见解几乎是无处不在，影响所及，使美学丧失了它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便也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一门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这里收入的文章，意在探讨美学的这一新外延和新建构。

第一组文章是谈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它们讨论了当代思维中美学波及的特定范围，批判地思考了今日全球审美化的现象，阐释了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回答了当代美学应当如何构成的问题。

第二组文章包括对公共空间中的现代建筑 and 艺术的诊断，然后探究艺术如何能够超越传统和现代非此即彼的模式来被理解。继而将视角转向未来的城市，转向对我们文化中

的视觉至上传统的批评，也关注新成主导的电子媒体及其对我们传统经验世界的影响。

《重构美学》探讨美学的新问题、新建构和新使命。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对于传统美学提出的许多问题、以及当代美学的新态势而言，这些都是今天亟待应对的领域。耐人寻味的是，超越艺术来开拓美学，就每一种艺术本身的恰当分析而言，证明同样是效果显著的。

这些文章产生于特定的场合，有时是专业的哲学论坛，有时是通俗的哲学讲座。由于彼此联系紧密，所以它们有一些重叠和重复。我决定把这一点保留下来，以保证单篇文章的可读性。为此我要向那些一口气将本书通读下来的读者表示歉意。

我感谢所有通过讨论鼓励了这些思想的人：国内和国外不同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以及我首次推出这些思想的大会、小会和研讨会的与会者们。他们会在这里的一两个论点中认出他们自己来。我要特别感谢亚瑟·丹图，他在审美化问题的分类方面给了我帮助；感谢汉诺·比尔肯-贝尔希，他一如既往资助我写完了这些文章；并感谢安德鲁·因克平，即便这些文本有时这星期的形式和下星期的形式就有不同，但他始终是一位耐心的、兢兢业业的译者。

沃尔夫冈·韦尔施

# 目 录

---

中译本序 .....	1
------------	---

---

序 .....	1
---------	---

---

## 第 1 编 美学的新图景

---

1 审美化过程:现象、区分和前景 .....	3
2 当代思想中的基本审美特征 .....	46
3 伦理/美学:美学的伦理学内涵与后果 .....	78
4 超越美学的美学:学科新形式探讨 .....	103

---

## 第 2 编 诊断与展望

---

5 现代建筑有多么现代? .....	141
6 公共空间中的当代艺术:琳琅满目抑或烦恼? .....	163
7 论艺术的阐释学构成 .....	170
8 未来的城市:建筑理论与文化哲学面面观 .....	186